



魯迅作品及其他

胡今虛著



魯迅作品及其他

著者

胡今虛

主編者

尹庚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黑馬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版

今盧先生：

你給我的七月三日的信，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我現在就是通信也多少便些。

你說我最近二三年來，沈鬱，寧重隱藏，這是不確的，事實也許正相反。不過環境和先前不同，我連改名發表文章，也還要兜兜兒的告密，這不是「不痛不癢，痛癢癢」的文章，我總和你也有不見的。三同身以後，這有一年「二心集」，不知道還沒有，這也許比較好一點。

三同身重同說的累，是事實，別要我不知道，上

所確是的，這無疑是一部分。然而連住在我重要的
學生，也因此而對我，說因為住在我寓裏，他的朋友
都有他不起，我要回國，是決那太過的，我至今
還相信並非太過。即使今年走與否，今日同流，我也
毫沒有憾憾我的所說的意思。

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親見他們過家，親見他
們憂苦，如果沒有這些人，我是不可以息，痛了。況在
所做的雖然是些無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中饋，一部
人以為非必要者，一部人却以為必要的，而且兩
手也不何做這些事，學術文章要參考者，不說也

泛舟往各處走訪，考察，但次在我所愛的境遇，
都乏好。

我很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並要給予而又，我
自然也做的好。不過處境不同，彼此不能細
河以仔細中可說，我也祇有些地方不能細說。這
須身臨其境，才可明白，用筆是一時說不清楚
的。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就此收場罷。

此致，並頌

進步

進上

廿一夜

今重先生：

二日信收到。誠感之託中山書局奉上。想已到。另函托上件我們自理

大約是所上必也。故一併奉呈。

郵信批花件既偏本。即多如云可不可的。但此為及右務事。以此所

因我氣力及時間之故。亦許已。

現在〇〇的各種現象。在重慶之下。一重會有的。現在這三十年中。

目睹。不之方。但一面古人雅致。一面也有新的生力軍進來。所以不

進的還是前進。

弄文字的人。不要以眼見。而觀其。而觀其。就其。小。因為有人

政。或也說的。

山重即改

結案。

重慶上

十月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廖正興

目錄：

魯迅墨蹟

魯迅論「毀滅」與革命戰鬥.....	一
對魯迅詩篇的一點認識.....	九
魯迅最早的作品.....	三三
魯迅和中蘇文字之交.....	三六
「華蓋集」與「三一八」慘案.....	四〇

魯迅被反動統治者通緝的一回事.....	70
「語絲」讀者關於復旦大學的爭論.....	76
魯迅和杭州.....	77
魯迅對青年的熱愛.....	79
魯迅和青年的通信.....	79
魯迅畫像的遭遇.....	83
「魯迅作品及其他」讀後感.....	101
編校小記.....	102

許廣平

尹庚

魯迅論「毀滅」與革命戰鬥

蘇聯傑出的作家法捷耶夫，他的早期名著毀滅，早已於二十年前經由魯迅的巨筆翻譯，紹介到中國來。魯迅所以要譯這部書，當然經過慎重的選擇的。因為他對這書有很深刻的認識，認為於中國的革命現實有深長的意義，才決定要把牠推荐给中國的革命戰士與文藝工作者，作為讀本。他自己並以文字作了多番的紹介、分析，加強了牠在中國的教育力量。

翻譯毀滅着手於一九三〇年的一月，魯迅是把牠當做一件重大的工作在做着的，這從他的譯本後記和關於翻譯的通信或文章裏都可以看得見。

譯文當初是在「左聯」機關雜誌萌芽月刊上逐期發表的。當譯完第二部各章的時候，魯迅認為「這幾章是很緊要的，可以寶貴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

部換來的東西，非身經戰鬥的戰士，不能寫出。因此寫了一篇附記，記下譯時的隨感，附在譯文後面發表。次年出單行本時，另外寫了一篇較詳細的後記，說明翻譯的經過，並解剖全書中各個主要人物，而先前寫的那篇附記裏的話都沒有再寫進去。那年我冒失的根據毀滅譯本改編作通俗小說的時候，很愛這篇附記，要將牠附在書後，以幫助讀者更進一層的理解，補救我的笨筆所不能傳達的地方，當經徵得了魯迅的允許。魯迅逝世後，紀念委員會將他生前未收入單行本的文字，都編錄在全集裏面，可是這一篇附記却給遺漏了。再後來，唐弢先生編輯魯迅全集補遺，於魯迅逝世十週年時出版，竟求更周密，也沒有將牠收進去。

這篇附記對於毀滅中的人物與故事的分析都很精深，都是譯本後記中所沒有說及的，牠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魯迅對革命戰鬥的思想，確實非常的寶貴、重要。可是牠從發表到現在已有二十年之久了，許多人都不知道牠，看過的人也大都記不起來。而那期萌芽，更不易得到。所幸我那份改編的毀滅通俗本上，還保存着這篇光輝的文字。下面就是譯者附記的原文：

關於這一本小說，本刊第二本上所譯載的藏原惟人的說明，已經頗爲清楚了。但當我譯完這第二部的上半時，還想寫幾句在翻譯的進行中隨時發生的感想。

這幾章是很緊要的，可以寶貴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換來的東西，非身經戰鬥的戰士，不能寫此。

譬如，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美蒂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懷舊；他在戰鬥，但想安寧；他無法可想，然而反對無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無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鮮人的豬肉——爲什麼呢，因爲他餓着！他對於巴克拉諾夫的未受教育的好處的見解，我以爲是正確的，但這種複雜的意思，非身受了舊式的壞教育便不會知道的經驗，巴克拉諾夫也當然無從領悟。如此等等，他們於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讀者倘於讀本書時，覺得美蒂克大可同情，大可寬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點；於自己的這缺點不自覺，則對於當來的革命，也不會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關於襲擊團受白軍——日本軍及科爾却克軍——的追壓，攻擊，漸瀕危境時候的描寫。這時候，隊員對於隊長，顯些反抗，或冷淡模樣了，這是解體的前徵。但當革命進行時，這種情形是要有的，因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穩，勢如破竹，便無所謂革命，無所謂戰鬥。大眾先都成了革命人，於是振臂一呼，萬衆響應，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揚禮教，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於是自然而然地變了「中華文物之邦」的一樣是烏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這「潰滅」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實際戰鬥者，獻給現代人們的大教訓。雖然有冷淡，有動搖，甚至於因為依賴，因為本能，而大家還是向目的前進，即使前途終於是「死亡」，但這「死」究竟已經失了個人底的意義，和大衆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極了，但他們也因此終於是烏托邦主義者。

又其次，是他們當危急之際，毒死了弗洛羅夫，作者將這寫成了很動人的一幕。歐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爲蠻族的殺害嬰孩和老人，是因爲殘忍野蠻，沒有人心之故，但現在的實地考察的人類學者已經證明其誤了：他們的殺害，是因爲食物所逼，強敵所逼，出於萬不得已，兩相比較，與其委給虎狼，委之敵手，倒不如自己殺了去之較爲妥當的緣故。所以這殺害裏，仍有「愛」在。本書的這一段，就將這情形描寫得非常顯豁（雖然也含有自利的自己覺得「輕鬆」一點的分子在內）。西洋教士，常說中國人的「溺女」、「溺嬰」，是由於殘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謬，其實，他們是因爲萬不得已：窮。前年我在一個學校裏講演「老而不死論」，所發揮的也是這意思，但一個青年革命文學家將這胡亂記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頭，投給日報登載出來的時候，却將我的講演全然變了模樣了。

對於本期譯文的我的隨時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說得太簡略，辭不達意之處還很多，只願於讀者有一點幫助，就好。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實

際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義，於社會有廣大的了解，更至少，則非研究唯物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不可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L。

毀滅第二部各章，着重描寫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美蒂克在部隊裏的動搖與苦惱，及襲擊隊漸進至危境時的情形。附記裏的分析很正確深刻，對於當時的中國的革命現實，有着頗重要的意義。當時中國的革命作家正受着一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魯迅語）很多人都對革命曲解、誣蔑，或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與苛求，這些都是足以危害革命的。魯迅看到了這種現象，在對左翼作家講話，及好些文章與通信裏，都給以嚴正的駁斥、糾正、與指示。

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文裏，他說：

倘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澈底似的，然

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行進，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現在的人、的事，那裏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

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裏又說：

……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

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

其他地方，和這同樣的話，還很豐富。

魯迅的這種思想，是完全合於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他駁斥、糾正一切危害革命的論調與幻想，他指示中國的革命戰士與廣大的青年從毀滅裏認識真實的大衆、真實的英雄，從蘇聯大革命初期的慘酷事實裏記取經驗與教訓；並給他們指示了正確的革命戰術——堅決，持久的韌性戰鬥。唯有經過這些艱苦、犧牲，甚至失敗，仍是堅韌前進，才有新生，才有最後的勝利，和不可動搖的成功。所以當時毀滅在中國所起的教育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二十年來，尤其在今日，魯迅的這些指示與毀滅所描繪的革命現象，對我們還時時起着警惕和振奮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